

北庭文苑

第五辑

1989.11

政协吉木萨尔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H125/4/

目 录

- 同窗邂逅解忧虑发奸擒伏险为夷.....张 绩 (5)
- 建国初期孚远县筹粮工作队.....唐中权 (1)
- 记建国初四区民兵的几次剿匪战斗.....卢烈钧 (10)
- 回忆马呈祥军中一二事.....王继善 (19)
- 青洪帮在吉木萨尔的兴起与覆灭
.....邓如新 马 健 (180)
- 一九四四年大东沟的战斗.....马维绪 (174)
- “北庭都护府故城”文物保护小组.....赵开福 (188)
- 我的青海之行.....马 健整理 (193)
- 汪县令轶事.....赵根基 (196)
- 乌斯曼围攻范家屯庄.....扬 帆 (200)
- 吉木萨尔汉族渊源及其人口发展考述.....王秉诚 (24)
- 略述新疆回族来源.....穆德全 (162)
- 大泉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魏大林 (43)
- 基督教在我县的传播梗概.....赵慕萱 (202)
- 心道法师与法幢学会.....史浩天 邓如新 (104)
- 新疆野马回归故里.....张永忠 邵照熙 (73)
- 新疆石油与吉木萨尔县石油早期开发.....邵家曙 (53)
- 金沙岭产金史料拾遗.....戴良佐 (65)
- 吉木萨尔的名特产—红花.....宋金铸 (67)

保惠城与护堡子.....	王秉诚 (126)
三台龙王庙的始末.....	宋庆云 (61)
吉木萨尔百年前森林诗谰景观.....	邵照熙 (49)
三台庙联遗墨.....	范作义 (41)
三台最早的官学.....	王承敏 宋庆云 (58)
建国前吉木萨尔县中医药事业发展概况	孔庆武 赵根基 (81)
三台商业史话.....	范作义 (120)
维吾尔族实业家——阿斯木.....	邵照熙 (134)
民族医医师居奴斯.....	徐登臣 (113)
记青年军官马德山.....	马逸山 范作义 (142)
回忆老中医汤希泮.....	岳永琳 (109)
说说沈农官.....	张文新 (100)
三台酿酒师傅小传.....	杜继祖 (177)
我县最早的石油开发人.....	马 健 (118)
值得怀念的杨华亭同志.....	贾兆才 (117)
元代别失八里主要历史人物表.....	杨富学 (89)
吉木萨尔历史上的兵屯概述.....	戴良佐 (155)

建国初期孚远县筹粮工作队

唐 中 权

1949年9月26日，新疆省宣布和平起义。10月12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陆续进驻天山南北。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当时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破坏的新疆经济，是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政治和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解决军需民食，安定民心。这是关系到新疆长治久安，发展建设的大计。

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由甘肃省复电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告知11月20日前，运往新疆的布四万尺，砖茶二万块，银元十万元，以调剂市场，稳定物价。

1949年，新疆省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部队的粮食供应，保证驻疆部队顺利进行1950年大生产运动的籽种，食粮补给。政府从当时国库存粮不多，交通运输工具缺乏条件考虑。如果从路途遥远，粮食较多的伊犁地区来买，光运费一项，以最低的数字计算，也需六千五百多万元新币。不但缓不济急，而且将直接影响部队生产，所以必须就近筹粮。

1950年1月13日，省人民政府筹粮委员会，在副主席高锦纯，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涤，后勤部长甘祖昌等领导下

召开会议，果断地决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地区）附近筹粮。会议确定从部队和省级机关抽调干部298名，（其中省军区与部队干部占74%）。组成迪化、乾德（今米泉），阜康、奇台、孚远（今吉木萨尔）、木垒、景化（今呼图壁）绥来（今玛纳斯）、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十二个筹粮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于50年1月17日，分赴各县开展筹粮工作。在出发前，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涤对全体筹粮工作队队员说：“请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这次到各县农村开展工作意义重大，你们是代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扛着第一面红旗到新疆农村开展筹粮工作的，你们肩负历史重任。因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向地主借粮，向农民（主要还是向富农和富裕中农）购粮。因此，同志们到农村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分清地主和富农的界限，严禁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发现缺点和错误，必须立即复查纠正”。

1950年1月18日，孚远县筹粮工作队一行十七人，在队长袁朗亭、副队长杨天仁的率领下，乘汽车到达孚远县县城，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进行汇报，召集地方开明人士开会，传达了省筹粮工作指示精神。会后抽调了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县乡级干部，配合工作队工作。根据孚远县实际情况，决定组成三个筹粮小组，分赴后堡子，三台、南山等地农村。

筹粮工作组到农村后，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包括工商户）。进行全面动员，交待政策，揭穿匪特谣言，摸清各农户存粮情况，以保为单位，组织了评议委员会，采取先借后购的办法开展工作。首先号召地主自报，公议，列榜公

布，向地主签发借粮通知书，指定粮仓限期交清。对其他阶层，则采取在提高觉悟和思想认识的前提下自觉认购。一般认购的原则是：凡种半垧地（约50亩）的农户，应交粮食一石（约450斤），种一垧地的交售粮食两石，多售不限。交售粮食贯彻分等论价，好粮好价，多购给高价的政策。如当年小麦市价每石12万元（旧人民币），凡购两石以上的，每石按16万元计算。后堡子东二畦六甲88户农民共交小麦100石，平均每石按17.20万元结算，比当地市价高出43%，农民满意，国家有利。

凡是物易物，用粮食换购物资的，各种商品价格也特别优惠，普遍比市价低廉。农民可以到筹粮工作队开设在县城和三台两处的物贸换购门市部任意挑选，公平交易。据说1949年，当地商人用一档（二尺）白洋布或卡叽布换购农民三斗小麦。而现在，农民只要用一斗小麦，就可以换回一米（三尺）同等质量的布匹。通过物贸换购，国家不但能多收购一部分粮食，而且也解决了当时农村绝大部分贫苦农民穿衣用布和缺乏日常生活用品的实际困难。

孚远县筹粮工作在省筹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在中共孚远县委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三个月的艰苦紧张工作，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截止1950年8月底统计，全县完成借购粮食4652.79石（折合208万斤）完成原计划筹粮任务的172.3%。（原筹粮计划2700石），其中向93户地主和城镇兼营粮食的工商业户借粮食1861石（折83万斤），占全县借购粮总数的40.8%，其借粮户占当时农村总户数（3484户）的2.67%，（按政策规定借粮户不超过全县总户数的3%）。向其他阶层农民共购粮2791.79石（折合124.79万斤）占借购粮总数

的59.2%。

孚远县筹粮工作，由于政策深入人心，以物资换购粮食的作法得当，筹粮任务完成的好。四月中旬，省筹粮委员会召开各县筹粮工作汇报总结会上，孚远县筹粮工作干部杜银旺、吕鑫、湛伟武和地方干部唐怀麟四人，因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联系群众，工作勤恳扎实，成绩显著，受到了省人民政府通报嘉奖（见1950年4月30日《新疆日报》）。孚远县在筹粮工作中，任务虽然完成的很好，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此后不久中共迪化地委便做了指示，工作队领导亲自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纠正。

在筹粮工作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沉痛难忘的事。三月上旬的一天，筹粮工作队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班长金学禹和干部（粮贸员）杜银旺，在工作组组长湛伟武的指示下，到新地乡执行催粮任务，返回县城途中，经小龙口热水河附近时，不幸遭到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叛兵，洪帮匪徒王进才、包存义等四人的袭击。金学禹同志被匪徒杀害，光荣牺牲，杜银旺也被匪徒击倒休克，后经抢救脱险。被劫走冲锋枪、驳壳枪各一支，随身携带的子弹也全部被劫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战士金学禹同志为新疆筹粮工作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屈指已达四十年了，吉木萨尔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首追忆往事，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建国初在筹粮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同志和光荣献身的烈士。

同窗邂逅解忧虑 发奸擿伏险为夷

张 绩

一九四九年冬，在和平解放新疆的凯歌声中，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奉命到达乌鲁木齐。

当时，全疆旧的政治、军事、行政机构全部瘫痪，生产停滞，物价飞涨，反革命破坏活动在全疆此起彼伏，各族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上级决定从进疆部队中抽出部分指战员，经短期集训，统一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政工作队，火速分赴各县，宣传党的政策，组建人民政权机构，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打击敌人，安定社会秩序，保证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吉木萨尔（当时叫孚远）县工作队，以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指战员为主，共十八人组成。王常泰和贾俊德两同志分任县委正付书记兼正付队长，那时我也是工作队中最年轻的战士之一。

工作队于五〇年二月十三日到达吉木萨尔县，那时的县城还不如现在的北庭乡，铺面稀少，街道冷落，当地群众用这样一句诙谐的话来形容县城的萧条，“孚远城三天不见人，见了人还是见过的人”由于境况如此，群众突然看到我们这些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当然就要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想法。为尽快消除群众思想疑虑，安定社会秩序，我们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分组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

策，听取群众意见和反映。

当时，吉木萨尔县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由外地流窜到吉木萨尔县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就有四百多人，他们中不少人，还与当地坏人串通一起，利用青洪帮、一贯道等反动组织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消灭宗教信仰”，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暴乱。匪首乌斯满还在美国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授意下，召集奇、孚、木三县部分哈族部落头目，在吉木萨尔县千佛洞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武装叛乱，并将领事馆的古普车抛弃在千佛洞后沟。乌斯满还派武装人员，护送马克南从这里出国潜逃。因此，那时吉木萨尔县城乡广大地区，人心惶惶，学生无心求学，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女学生，要求退学的就有五六人之多。当时，县城虽住有起义部队一个骑兵团，他们正进行整编，军心很不稳定，可以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协助我们维持社会秩序。

记得我们开展工作时间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县城街上碰到了一位我的同乡又是初中时的同学，他叫马鸿俊，回族，一九四七年随马步芳的骑五军来疆，现任骑七师十九团司令部参谋。俗话说：“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尽管当时我们各处地位不同，却有故土同窗之情，自然就有拉不断的家常事。互相寒暄了几句后，他热情邀我去他的营房，我也打算能进一步了解一些起义部队的情况，就欣然同往。当我俩踏进营房大门时，门岗哨兵和院内的十几名军官、战士、都以吃惊和不服气的眼神一边张望，一边窃窃私语。我的同学不知是觉察到气氛的紧张，还是出于礼貌之故，首先大声向这些人说：这位解放军是我们家乡人，我初

中时的同学，他在县工作队工作。院里人听了介绍，立刻就有三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很快来到我的面前，紧握我的双手，热情地自我介绍说：“我们也是临夏人，这里有三百多我们家乡人呢！快请到屋里喧吧”。

到他们宿舍还没有喝完一杯水，又陆续来了三十多人，两间大宿舍容纳不了，屋外还站了不少人。马鸿俊同学又搬来几条长凳，安顿大家坐好后，就对我说：“老同学，今天我们能遇到你，可算是“真主”的保佑。半年多来，我们与家中音讯断绝，很多谣传，搅得我们实在是惶惶不安，多么希望有人能把家乡的情况介绍给我们啊！说老实话，从我们宣布起义后，总是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心底里不踏实，有人说：‘我们是马步芳的老部队，历史上就在河西走廊围剿过红军，四七年到新疆后又对抗过三区革命，还从人员物资上支援过马步芳的八十二军，去甘肃的庆阳、西丰镇一带与解放军为敌，可以说罪恶累累，共产党决不会放过我们，听说这次新账老账一起算’。还说：‘临夏解放时，韩奇功的骑兵第九军与解放军在洮河沿、三家集、青隆山一带血战了五昼夜，解放军进城后血洗了八坊教民，南关清真大寺也被烧毁了，死人很多’，说到这里，他已是泣不成声”，其他人也都低头擦泪。

马鸿俊同学所讲的这些煽动、破坏性的谣传，当时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深感敌人的恶毒，还想用造谣说谎蛊惑人心，妄想死灰复燃。更感到迅速揭穿敌人的谣言，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虽然我是一名新战士，对党的政策懂的不多理解的不深，但我有责任用亲眼所见的事来澄清是非，解除他们的恐惧思想。我说：“你们所听到的这些谣

传，纯属敌人的有意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完全是黑白颠倒，欺骗你们的一派谎言，千万不能轻信。韩奇功的骑九军在临夏没有和解放军进行激战，骑九军的士兵都是在临夏被抓的本地老百姓，解放军的枪还未响就自动溃散回家，剩下的一少部分军官和顽固分子由韩奇功带领企图逃窜青海到西藏去，却被我二军紧追，在祁连山全部消灭，韩奇功也被生擒活俘。解放临夏是王震司令员亲临指挥的，并没有血洗八坊和焚毁南关清真大寺的事，部队进城后很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凡是回民的家和清真寺一律不许驻部队，严禁使用回民群众的水井和厕所。临夏解放后还召开了数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十数名大阿訇在主席台上与王震司令员平齐并坐，口号声不断，回族群众都万分高兴。至于党对投诚起义人员，“只要放下武器、听从改编分配、真正改邪归正，过去的事一概既往不咎”。我还举出青海西宁市解放后，原马步芳八十二军的政工处长王骆宾主动找王震司令员参加了解放军，王被分配在兵团政治部，还和我往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部队到达酒泉准备进疆时，王在感激之余为进疆指战员谱写了一首“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颠，草原秋风起，凯歌进新疆”的歌曲，深受大家欢迎，全军上下都爱唱这支歌。

听了亲闻所见介绍，我看到不少人的愁眉苦脸有所舒展，思想上有所启示，但有些人也仍在低头沉思，好象心事重重，让人捉摸不透。马鸿俊却高兴的大声说：老同学给我们这样一讲，我们长期思念故土之情、悬吊在心上的问题，可算是有了眉目。随后，我们又叙述了一些家常，大家都觉得很高兴，我提出告辞要回去时，他们一再挽留我要吃过中午饭再回去，大家还很热情的把我送到营房门口。我怀着激动而又兴

奋的心情回队后，立即把这件事向付队长贾俊德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我做的很对，还鼓励我多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关心群众疾苦，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奠定好工作的基础。

农历正月十五是解放后第一个元宵佳节，政府和各机关学校、部队都组织秧歌队、社火、上街演出，工作队也利用这一群众集会之机，让我配合秧歌队进行街头宣传。在秧歌队串街走巷来到驻军门口时，我的同学马鸿俊又突然从欢迎人群中跑了过来，一把抓着我的手，带着很兴奋的样子说：

“上次见面后，团政治处抽我到连队帮助整编，开展诉苦，昨天刚回来。你上次给我们讲的那些情况，虽说是一般的见闻，在实际中可起了大作用啦！”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吗？”他说：“年三十晚上我们团的参谋长，勾结一连连长、企图煽动全连搞叛乱，二连一排马德贵排长得到消息后，立即去就拿你讲的那些事实去劝他们相信共产党，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听劝告，马排长感到事态的严重，就向新来的政委作了汇报，当晚就逮捕了参谋长和一连连长，一场即将流血的叛乱被平息，马德贵排长还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受到表扬，并提升为一连付连长”。听了马鸿俊同志的这些叙述后，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件事铭记在心，总认为我向他们随便寒暄竟有如此之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才逐渐悟出一点道理，当时我所讲的一些情况就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有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这些人当时不了解党的政策，感到苦闷悲伤顾虑重重，我以自己家乡的亲见亲闻，解决了他们思想上的一些疑问，增强了他们对我党的信任，这就体现出党的政策的威力和英明，更深刻体会到在民族地区工作，必须牢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记建国初四区民兵的几次剿匪战斗

卢 烈 钧

四区（泉子街）民兵组建于1950年冬的政权初建阶段，当时也叫自卫队或治安队。全区民兵约130余人，大队长由区治安干事赵全喜兼任，副区长韩士高参加战斗指挥。大队下辖四个民兵队即公盛乡民兵队30余人，太平乡民兵队40余人，泉子街民兵队30余人，长山乡民兵队30余人。

当时参加民兵都是自愿的，武器马匹大部分是自己的，少部分是借用的，武器以步枪为主，公盛一挺机枪是上级配发的，太平的一挺是土匪闹乱时，一农民私藏献交民兵的。民兵中不少人过去当过兵、打过猎，有人还是当地知名的神枪手。他们按组织各守一方，随叫随到，作战勇敢，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山区人民生命财产，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被自治区追认为烈士的梅怀林同志，就是公盛民兵队的一位民兵。

四区民兵组织自1950年建立，到1953年土改结束缩编，历时三年，共进行过大小四次战斗。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现整理如下：

1951年春播前后，奇台匪首阿当拜与吉木萨尔匪首托乎西相互勾结，据点就在两县交界处的黑沟。他们四处抢劫，杀人，闹得山区人民惶惶不安。为拯民于水火之中，县上派来一骑兵团，配合民兵剿匪，就驻于五塘张家庄，战斗开始

时又移驻西台子。为摸清匪情，大队派杜生仁带领四个民兵，利用黑夜去黑沟附近侦察。原计划从土匪占据的山包侧后方摸上去，因夜黑走错路，竟摸到土匪的正面。当他们距敌人约50米远时，被对方发觉，一阵排枪扫来，大家只好一面还击，一面向后撤，等转到崖下安全地带，检查虽无伤亡，陈增录的裤裆却被流弹打穿一个大洞。他们将侦得的匪情，火速向西台子指挥部报告。骑兵连在他们的指引下，兵分三路向山包正面和两侧发起进攻。黑暗中枪声大作，双方交战激烈。神枪手杜生仁瞄准土匪射击的火星开枪，只听山头上“啊衣巴哟”一阵惊叫，对方的枪顿时哑了。我们的机枪也鸣叫起来，土匪发觉大部队已到，凭借深山密林慌忙窜往后山。天刚亮，部队迎着朝霞登上土匪盘据过的山头，只见几处血迹斑斑，一棵树枝上还挂着一顶被打穿了的帽子。

1951年7月初，东大龙口通往吐鲁番天山古道的天桥，有部队八名维族战士在这里放牧着两千多只羊。他们所带的步枪和机枪早为匪首托乎西看中。一天早晨两名战士有事回连，两名草滩放羊，一名在毡房休息，班长与另两名战士在毡房附近擦拭机枪。托乎西趁机带领六名匪徒、一支枪，悄悄地来到离毡房不远的崖后。只听“叭叭”两声，两名战士当场牺牲。班长跑进毡房，土匪又朝毡房连续射击。他们没有遇到还击，以为里面已无活人，四个匪徒手持木棒走近毡房，这时负伤的班长突然向他们开枪，最前面的一人被打倒了，其余的掉头就逃。那个带伤的匪徒爬到河坝喝了几口水，也一命呜呼了。托乎西看情况不妙，朝东山溜之大吉。

土匪劫枪的消息很快被牛圈子沟民兵得知上报，区上也接到通知：“托乎西已从三道桥向东逃窜”，要民兵当晚务

必赶到。副区长韩士高便亲自带领六七十名民兵到各要隘堵截。公盛乡民兵一支由范吉荣负责埋伏在五塘沟东山的十道岔（大东岔），另一支由王国瑞带领八人，埋伏于小东沟西山，太平乡民兵由马进山负责，埋伏于牛圈子沟西山；韩士高带杜生仁等二十余人去三道桥沟底埋伏起来。守了一晚上儿处都未见动静，唯有埋伏于小东沟西山的一支，在他们埋伏后，刚过了抽一支烟的功夫，就听到山坡下有马蹄声，听响声估计共三人三马。他们布置准备行动，打算抓活的。当土匪接近后，马的黑影已隐约可见，擒拿即将开始。不巧，谁知张生玉的枪走了火。土匪把三匹马一撂，仓慌逃向松林。当天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不便搜寻，只好守到天亮。

小东沟西山战斗相隔六天后，五塘沟战斗开始了。这次战斗共参加民兵一百多人，还有三名解放军，是一次以民兵为主的较大战斗。解放军王股长等还带一挺轻机枪。战斗总指挥为副区长韩士高。土匪数字不详但至少在五十人以上。匪首有托乎西、稍×××、呼×××、斯×××等，他们均为卡××的部下。

先是奇台民兵来报，有卡××匪首率领四五十匪徒朝西窜绕，方向可能是吉木萨尔的小河子和五塘沟一带。于是公盛乡民兵奉命去白杨河堵截，其他三个民兵队均做好应战准备。公盛乡民兵赶到小河子时，听说土匪已返回白杨河，追到白杨河他们又西窜了，土匪故意兜圈子，这时天已昏黑，大家只好在石台子住下。第二天刚麻亮，民兵们从小河子进去沿松洼继续搜索前进，赶到小东沟的十道岔时，太阳又快落山了。这时全区民兵集中在这里休息待命。哨兵来报，发

现五塘沟的冰沟脑有几处烟火，估计是土匪们在那里做饭。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作出战斗部署：长山乡民兵去五塘沟把守，堵住土匪去路；张致良率机枪班直上雪山，埋伏于九道岔的制高点，战斗打响后，用机枪火力把土匪从沟南脑压向北面，往山下吆；范吉荣带两个班迂迥到土匪南面，抢先开枪将他们从南脑往山下沟里赶；太平乡、泉子街民兵和三名解放军，在小东沟南通五塘沟的横路两侧把守。等土匪跑下来抓活的。布置完太阳已落山，于是各队人马按计划分头并进。

范吉荣带的两个班民兵迅速摸上冰沟脑，这时山坡篝火未灭，土匪却不见了。从马踪看，敌人已下了五塘沟河坝。于是民兵们只好又调转马头，直奔五塘沟河坝的三道桩。等他们接近三道桩时，土匪已上五塘沟西北角的石阳洼，居高临下向民兵们开枪。危急当头大家只好调转马头迅速向小东沟山林里撤。只听子弹飕飕声从耳边飞过，树上松叶簌簌下落。等大家撤到安全地带后，天也昏黑了。土匪们裹胁一部分群众打头阵，从西山上冲下来，大声喊着“把枪拿来，抓活的！”砰砰叭叭，双方对打了两个钟头，谁也不敢接近谁。天亮后，清点自己人数，泉子街、太平乡两处民兵半数跑掉了。大家在一起商量办法。有的主张撤回去，但韩士高坚持先找人再撤。于是大家分头找人，范吉荣带七八个民兵刚走近五塘沟的大东岔，突然南北枪响，接着小东沟山上也枪声不绝。张致良带的机枪班也向敌人开了火。范吉荣等慌忙往回撤，敌人已迂迥到他们对面的制高点上，一排子冷枪当下就打中三个人，其中梅怀林负重伤，张致良、刘清负轻伤。梅怀林被子弹打穿了腹部，先由梅怀录背着往下撤，因目标太大，土匪也渐渐逼近，只好把他藏下。梅怀林一手持

一枪，一手捂着伤口，艰难地往山下爬，又爬了500米左右，实在不行了，就钻进浓密的灌木丛中，同志们找到他时已是第三天了，他肠子外露，沾满了松叶草渣，虽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但手中仍紧紧握着枪。

当天夜晚解放军王股长在三道桩两山之间的开阔地带被土匪的子弹打穿了脚，伤的很重，已不能行动了。同来的其他民兵都不见了。他感到处境相当严峻，下定决心要与阵地共存亡，他把枪递给身边的张文明，沉重地说“你把这支枪带回去交到区上，免得最后落到土匪手里”。张文明听了一阵心酸，两眼也湿润了，就背着王股长，走了60多米碰上了任建海、和小西沟六队的海娃子，四人进入东山密林，背靠背，手握枪子弹上堂，而向外监听周围动静，准备应付土匪袭击，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找到了一匹丢弃的马，把王股长驮了回去。

五塘沟一仗打的太窝囊了。我们一人牺牲，三人受伤，还被土匪抢走了四五十匹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一部分人未按计划行动。二是副总指挥李万发危急关头带部分人临阵脱逃。三是缺乏经验，战斗打响后互不相顾。四是个别领导有轻敌思想，对敌情判断有误，把土匪当好人，失去主动进攻机会。

五塘沟战斗失利后，土匪气焰嚣张，闹得山区鸡犬不宁。据说土匪中还来了乌斯满的儿子，匪徒已增加到200多人。

1951年8月初，喜讯传来，一团解放军开到山区，团部设在小东沟张启和的庄子上。解放军配有电台，还有八二迫击炮，六〇炮，轻重机枪等。

克克沙依是南北疆交界的山口。从小东沟进去有小河子大坂、流沙大坂，再向东还有三道大坂，三道营盘。这里地